

救援

Rescue

這是翻譯自離線雜誌《The Disconnect》二〇一八年第一期的封面故事《Rescue》，由 Brain Mihok 寫作並授權。

早上湯姆想著要不要離開飛船墜毀的地方。他望著埋艾莫斯上校屍體的土堆。一把鏟子豎立於其上當作臨時的記號。似乎他處在某個沙漠中央，除了尋找棲身之處外別無選擇。還早著，天色漆黑一片。他望向天空，短促地閃爍著的光線，像是隕石般歇斯底里地從大氣層中疾馳而過，隨即炸裂。



湯姆沒有關掉頭盔上的指示燈。但是當他發出聲響、呼吸、吞嚥或是低聲自語時，都會聽見接收器傳來類似於電話迴響的聲音。他也不願意冒險摘下頭盔。在不得不暴露於充滿微生物、真菌和蟲子的環境之前，頭盔能起到保護的作用。如果將供氧系統調至最低流速，它還可以維持八個小時的運作。也許活不到那個時候。艙內還保留有再次將氧氣柱填滿的裝置，那是在不得不呼吸這個星球上的空氣的時候。



遇險訊息在宇宙中遊動，朝著家的方向挪移。他沒有依照協議發送它，但是只要停下來想想大家接收到訊息的可能，他也就不感到那麼壓抑了。他清點了工具和補給品。接著他默默記住艙內的材料、剩餘的氧氣、工具箱、乾糧和水，最終決定離開這個地方。講真，離開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與即將到來的無趣——他要在補給品有限的情況下劫後餘生——有關。他知道應該儘量避免無趣。空中的光再次閃爍起來，他眯著眼睛，嘗試著找到更多的細節，更多的能夠徹底解釋他究竟在哪裡的證據。



他看不見蟲子也聽不見鳥鳴。沒有生物在沙中活動的跡象，找不著任何的排泄物。除了一種與岩石顏色相近的野草——野草的沙褐色讓他想起了家中叔叔的田地，那裡有長得極高的雜草——之外，沒有別的植物了。眼前岩石聳立，土質沙化，平坦的漂礫組成岩架從地上伸展開來，形成了高地。一個方向上是無邊無際的平地，另一個方向被眼前醒目的山岩阻遏了去路。他的前方似乎有一片山。



背靠在山脊的岩壁上，他發現了一排像是倒立的拖把布那樣的植物。他把石頭握在手中，戳了一下垂下來保護枝幹的樹葉。接著他撥開樹葉，果實就從中裸露了出來

——拳頭大小的鱗莖狀物，有著和野草一樣的棕色。他摘下一個。殼摸起來不怎麼硬，鱷梨的形狀，有許多從上至下的縫隙。搖晃起來，汁液在裡面流動，發出聲響。扳開它、擠出來滴入檢測儀的隔層中。成分分析得花上一個小時。螢幕顯示液體的酸鹼度為七。他坐下來，雙手交叉，搭在他的膝蓋上。他意識到在這裡等待大概是一件需要適應的事情。



低矮的山巒是幾百萬年前地殼運動的產物，幾近垂直地從地上豎立起來，因此難以攀登。突出的漂礫之間自然形成了一條通向內部的小徑。湯姆轉過身，看著剛剛經過的平原，在後面，懸掛著突出的野果，山岩遮擋了地平線上的太空艙。他一邊深呼吸一邊走進這條小徑，這時響起了三種調性的嘟嘟聲，提醒他氧氣還有三十分鐘的餘量。他停下了腳步。想起卡德拉、父母、還是試飛員的那些年，以及攻讀學位的那些夜晚。他作出的每一個決定都達到了那些他從未刻意去爭取的目標。無論他是否意識到目標的存在，他做的事情都與別人不同。在別人都想來點兒刺激的時候，他一心求安；而無人想要接下某個危險任務時，他的名字總是最先出現在名單裡。假若其他人都不願意務農，他就會去。不過有太多務農的人了，也有太多開飛機的人了，而只有很少的人會願意同艾莫斯上校一道搭乘火箭鑽進深空，進行幾乎是有去無回的任務：盡可能地拓寬人類的邊界，並送回探索到的一切信息，這是人類站在邊界內的共感。



他想知道現在地球上的人們正在做什麼。地球還是在繞著地軸旋轉，家人已經睡下了吧。這個時候卡德拉也許在埋頭趕她的畢業論文吧，他想。過去好些年了，她也許將要搬到一個新的地方，開始新的生活。她曾經說過，執行任務的時候會想他的。思緒觸及此處，似乎在彌補失去情人的疼痛。無論如何湯姆是屬於數據的人，是屬於模式和重複的人。他只要沈浸在某種力場中，就會渾然不覺身邊的人正離他遠去。此次任務的訓練曾將他隔離了數月。現在他從任務中活了下來。任務失敗了，他想。接著他抬起頭看向一塊岩石，一塊與週遭環境格格不入的，有小客車那麼大的岩石。這塊岩石在一個無人問津的星球上，他想，直到我的來到。像是在很久以前的西伯利亞部落，穿過大陸橋來到一片新的大陸，他也像這樣繼續前進，因為眼前總是不斷浮現出新的東西，因為他是一顆從莢子裡鬆動的種子，隨風飄拂。



一聲嘶聲後，氧氣柱的封口機損壞，他立刻嗅到了硫的味道。外面的空氣暖暖的，他深吸一口氣，讓氧氣充入他的肺中。幾分鐘之後，他注意到有什麼物質在鼻腔中積聚。這使得他費力地噴鼻息、咳嗽，能咳出來多少咳多少。毒辣的太陽迫使他舉起雙手，保護他的眼睛。太亮堂了，他找不著方向。恍然之間像是來到了新墨西哥的某個地方。這個地方的影像在腦海裡變得毫無頭緒，隨著時間的緩緩流逝，影像也變得愈加雜亂無章。在他深呼吸的時候，他發現自己已經來到了這裡。



前方的空地中央顯露出一個巨大的黑湖。黑湖在下面還有些遠的地方，他還得向下走。硫的氣味變得濃郁起來，他不時地咳嗽，好把它排出來。湖水，如果可以稱得上是水的話，輕柔地拍打著岸邊的細沙。湯姆拾起一塊石頭，拋向湖中，驚擾了湖水，泛起陣陣漣漪。他再次取出檢測儀，之前野果的汁液已經蒸乾，隔層也消了毒，他把檢測儀蘸入湖水中。酸鹼度為四。在示數下面有上次操作結果的簡報：野果的厚皮裡面的液體，帶有一些常見的微量元素，可以食用。



夜空佈滿星辰，輪廓微微泛著粉紅。他靠在一塊岩石上，嚙著口糧，這是一種密實的、麵包似的塊狀物，有著柔和的、微微鹹口的，像是薄脆餅乾和玉米粉糕混合在一起的味道。他取出儲藏在制服內襯的水囊，抿了一口。**有人會來救我嗎？**他想。其實不必問，之前經歷的訓練已經告訴了他此類問題的答案。



太陽比在地球上看到的還要大，直射的時候酷熱難耐。如果在太陽底下待太久，他會被眼前的景物催眠，冥冥之中像有什麼東西指引著他四處遊走。媽媽站在遠處的小丘上。頭頂懸著一個黑色的球。他擔心他的書籍會突然失蹤，他希望有人來熄滅太陽。風不時地吹來，有駐唱在這裡面的樂手。他認識的所有人都在大桌子旁享用著豐盛的餐食。唯獨他落單了。到處都是腐爛的雞蛋。乾燥的地面使得他每走一步都會發出摩擦的聲響。在上方的山中有好幾處洞穴。他走上去進入了其中的一個，躺下來休息。卡德拉正想給他講，那些一直沒來得及說的話的時候啊，他已經沈沈睡去。



熒光棒的光芒探入漆黑的洞穴中。洞穴逐漸變窄，不像是古老的河或是海冲刷而成的，而像是厚重的岩石板跌落下來，搖搖欲墜地相互倚靠在這裡。向裡面走，延伸了很遠，直到上下相接，已達極裡。湯姆用熒光棒照亮了一片牆，一個圓圈浮現出來。直徑至少有兩米長，像是雕刻或是繪製在上面。當他用手觸摸它時，並沒有把圓圈刮落下來。**由什麼製成的呢？**他想。甚至也問起自己，**是誰？**他回到洞穴的入口，再次坐下，望著落日灼烤大地。



他意識到即使在夜晚將息，萬籟俱寂之時，天空也沒有呈現出單一的顏色。太多星星了，星星之外的太空幾乎模糊不清。若他不聚焦於此，把自己的感知全然交給周圍，可以體會到坡度的變化。綠色的藍色的灰色的陰影塗抹在一塊兒，像是一團巨

大的暴風雨雲團透著零星的光斑和縫隙。他把這些顏色與地球的夜空藍色對比。腳下的地面堅硬，不適合就地躺下，所以他匍匐進入一塊沙地。汗濕透了背心。他睡到了早晨，太陽尚未升起，空氣依舊沈悶。寂靜無聲。



他一步步站穩，把雙手掛在岩壁上。手指懸垂在岩壁的縫隙中，全身懸空。他變換重心，不斷挪移，汗珠滑過他的臉龐。他的下面有幾塊岩石，距離不遠。他放開手，跌落在腳底下的岩架。臉蹭到了沙子裡面。天空綠藍相容，掌管著一切。他漸漸恢復了呼吸，下面沒有可以落腳的岩架，二十來尺的岩壁延伸到地面。他吸入裝備在制服內襯的壓縮水。他的皮膚被灼傷，腦袋裡面感到一陣暈厥。跪下來，他再次將自己懸在岩架上，由此降低下落的高度。之後他鬆開了手。



在制服中的水囊耗盡之後，他把另一邊的拉鍊拉開，用一些杆子支撐起來，搭成一個臨時的帳篷。他把器械包關上，這樣可以避免太陽直曬。黃昏之時他去找野果。好幾週他都在喝下果汁之前進行了測試，但最終他還是漸漸厭倦了這麼講究，他很難還像是剛墜毀時那樣進行細緻的檢驗。一天，汗流浹背的他決定冒險回到太空艙那邊去拿一些有用的材料，然後搭建起一個更加牢固、更加安全的防護結構。他剛要出發時，雲層聚攏，愈積愈高，天空陰沈下來。他以最快的速度跑上小丘。他還沒有經歷過暴風雨，風也許會很危險，也許會有電閃雷鳴。天知道會降下來什麼。



向東走，土地越加貧瘠。西方，在一片低矮的高原的那頭，幾座不可徒手勘測的山擋住了去路。南方層次分明，山岩崎嶇，路從中生。看來很久以前有河流冲刷出一條蜿蜒的小徑，它同時向赤道兩側延伸，他對辨認哪裡算得上是熱帶並不感興趣。北方是小一點兒的山脈，黑湖就在那裡，長滿沙褐色雜草和沙質平原也在那裡。幾週以來他與太空艙保持近距離，並且通過在岩壁上刮出的橫線來確定位置，不至於偏離。那時他已拆下座艙內部的面板，繫在了棚屋屋頂頂。他扯下駕駛艙牆面上的薄膜覆在面板周圍，用來阻擋風沙。他把艙內的儀器、顯示器、支架等金屬組件綁在岩石塊上製成了刀具。他撕下由高密度紡織品製成的防輻射膜當作太陽光的屏障。暴露的太陽光給他的皮膚陣帶來陣發痛。他有一個簡單的計劃：不計一切代價找到食物來源。



他停下喃喃自語，開始大聲唱歌。有時當他靠近岩壁，聲音會像黏著皮筋一樣彈回。又過了一會兒，他也不再唱了。因為難以掩抑的悲傷，在回聲裡面迎面而來。



星球上有兩顆衛星，相距很遠。近的那一個的形狀與月球很像。遠的哪一個只有其三分之一。它們的圓缺變化不同步，因此不會同時出現新月。這意味著不會出現完全漆黑一片的情況，湯姆對此非常感激。他看著遠處的群山，收束成地平線上的一條破碎的黑色直線。他看著充盈的天空，接著看看黑暗中的手，最後閉上了眼睛，念著家人的臉龐，他意識到可能再也見不到了。見不到辦公室，見不到週五午後在德比馬賽前臺坐著的朋友們，甚至見不到他現在站著的這個地方，他在黑夜中進入了夢鄉。



野果的外殼烹飪後可以食用。在檢測完樣本之後，他認識到野果中含有微溶的纖維，同地球上的有車前子和槲的果實，或是玉米羹很像。生吃的時候難嚼也難嚥，它們會流出粘稠的苦味；烹飪後變軟，苦味變成了單調，這是他願意品嚐的味道。他粗略認為這些果實可以食用，但之後他逐漸開始缺乏維他命B。他閉著眼睛坐下來，背靠在一塊漂礫上。腸道一陣一陣的痛，像是在身體的深處抽筋，把在這個與地球大小相近的星球上獨處的思考拋之腦後。在這個星球上只有他一個有知覺的存在，只有一個大腦正在經歷這裡的一切。他集中注意考慮他的身體的協調。他的胃不住疼痛，他來到漂礫的另一邊，脫下褲子排便。像是有個小人用鋸齒狀的勺子從他的身體裡刮出什麼東西。太陽漸漸落下，月光照耀大地。他想起了太陽的光芒。

他還記得東邊日出西邊雨的情形。他問媽媽為什麼。「雨從哪兒來的呢？」媽媽反問道。湯姆抬頭望向天空，又望望媽媽，認為雨從雲中來，但也拿不準。「太陽總在發光，」她說：「只不過有時雲擋住了光線，有時沒有，但太陽總是在發光。」

湯姆蹲下來，緩和身體並做了清潔。他回到漂礫的另一邊，躺下來進入了睡夢中，夢中有一望無際的草坪。成千上萬的草柔和地將他托舉起來，他甚至在夢中入睡。他在夢中夢裡夢到一個遙遠的地方，滿是岩石、沙漠和孤獨。當他醒來的時候，他竟身在夢中夢的地方——兩個衛星高掛在空中，地平線上一片寂靜，他的思緒沈溺在孤獨中。空氣愈加清爽，預示著一個更加和煦的季節即將到來。



在翻越一座小丘的時候，他看見一塊有突起岩石的土地。它們看起來像田裡的莊稼那樣排成了一列。花費比他想象的還要長的時間從小丘上下來，他意識到這些突起的石塔要更高大一些——大概有五米那麼高。這讓他聯想起復活節島、巨石陣、金字塔。在每一塊石塔之間都有足夠他穿過的空隙。比他還高上那麼一尺的岩石塔上，一個圓圈雕刻於上。他四處觀察的模樣像被囚禁在一個實驗裡面，他是實驗觀測的對象。而他什麼也沒有看見，只有來時的小丘、天空、太陽。沒有回應的聲音。除了他的獨處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了。這個星球像是一個空洞的生命獨體。他的大腦是這裡唯一有精神性的東西，他看看這些石板 and 圓圈，它們告訴他此地已然面目全非。

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如今他再也不能判斷是否又跨過一個月，是否又來到下一個季節，他開始感到絕望了。他發現的那些可食用植物大多是野草的鱗莖根部，其中混雜著希望和悔恨的味道——所謂希望，源於儘管不豐足但至少還可以獨特地活下去的事實；所謂後悔，源於所有的生存選擇都綑繫在這種千篇一律的生活定態，全然與一切人類珍視的其他活動無關。



湯姆坐在岩架上，散漫無神地望著遠方，思考他的旅程。幾週前，他穿過一片遼闊的平原，像是穿過冰川之間的古老棧道，他在那裡不慎摔下，滾落到底部。他撞到腦袋，使得眼前霧濛濛的一片，擦傷的手臂淌著血；他記得有腐臭味的沼澤地，除了叮人小蟲——這是第一種除了植物之外的生命跡象——在耳邊嗡嗡，還有一團爛泥；他記得遙遠的乾燥的岩石，沙土景觀的山脈，他曾到過那裡；他記得太空艙。在那之前的一切都模糊不清了。他說服自己：在太空艙之前的一切記憶都不存在。他在墜毀地點，也就是在艾莫斯上校的旁邊出生。來到這顆星球之前的記憶都是一種錯覺，是為了延緩失智的錯覺。有趣的是，這種錯覺本身就是一種失智。他來到這個星球一年。或者他一直都在這裡。他再也不獨自歌唱，也再不說太多話了。有時候，當他要靠近堤壩上的植程，撕下被他稱作艾莫斯果子的外殼的時候，他會漫無目的地哼起歌來。經常他會創作一段旋律，卻沒有意識到他正在發出噪音，不過有時候他也會發覺而停下來。沒有想去做但是卻做成了，這種情況總是讓他感到困惑。生存畢竟是一件毋須刻意的事情。



恐懼。在山丘間奔跑，他的手緊按身體一側，臉因疼痛而扭曲。天逐漸暗下來，星星在一片綠色中閃爍。他跑過小山谷的時候，側面被刺傷，腦袋裡浮出許多粒子嘗試著讓身體感到舒適起來，他到達了一種極度亢奮的狀態。腎上腺素流經在他的心臟。眼角的景緻變得模糊起來。

他放慢腳步，疼痛變得更加尖銳了，他能夠感覺到血液正在浸濕臉他的大腿。一隻手被染成了暗紅，又換了一隻手按壓。他跑到樹叢中躺下，把零星的樹枝堆成一摞。他的嘴巴因疼痛而掙開，涎液在匆忙堆積樹枝時滴了下來。他無法停下來去思考躺在這裡是減是否，可能會被那些人抓住。但他知道他必須對傷口進行灼燒處理。

他從枝幹間摘下小片乾樹葉，放在一起生火，從器械包中取出磁性棒和小刀片，把他們的邊緣拼接在一起，火星飛濺出來，跳躍到樹葉上，它們的邊緣逐漸熔化，接著染上了紅橙的顏色。他把樹棍和枝幹加入火堆，吹旺了火苗，然後脫下衣服檢查創口——一個豌豆粒打小的洞，正緩慢地流血。他從工具箱中取出火鉗放在火焰中進行消毒。他等待火鉗冷卻以免過熱熔化了他的皮膚，之後他把火鉗的頭部夾入身體一側的小洞。他在黑夜中叫出聲來。他把火鉗抽出結束疼痛。顫抖佈滿了軀幹和手臂。他突然感到無比寒冷，傷口像一顆敏感的牙齒那樣，冰水在其間流轉。

彈丸也好，彈片也好，要麼被溶解了，要麼在身體中失去了作用，他懷著這樣的想法和希望。抬頭看著空中的閃光，就像墜毀後的那晚的，也像之後許許多多夜晚中

看到的同樣的閃光，什麼東西會從中流露出來，指導他如何選擇。只是小小的隕石，卻產生出一種慰藉。他把樹枝加入火中，然後把火鉗放在火上灼烤。當變得紅熱的時候，他深吸一口氣，把火鉗靠近側面身體時，他開始急促喘息。他叫出聲來，金屬在傷口週圍的皮膚中熔化。他把火鉗扔掉，用盡全身力氣按壓著傷口。他在那裡停下來許久，雙眼緊閉。燒灼開始褪去，而其他的一切也跟著漸漸褪去。天空的黑色掌管著他週遭的荒野。甚至火也黯淡了下來。從眼縫中向外看，他想抗議，去發出聲音，對著黑暗的世界怒吼，咒罵它偷走了唯一可以在寂靜中找到美的途徑，偷走了有氣息的地方。**站起來，他想。我站起來了嗎？**他的身體感到一絲遲鈍，像是牙醫把麻醉藥推入了脊椎，他的身體像是一塊準備拔出的壞牙。**拔掉吧，他想。拔出來呀，把它取走，我不想看見它。**他沈睡入夢。

好幾天他都不能移動。任何的拉伸或彎曲都會讓刺疼貫穿全身，為此他會稍微側身，但又不能過猛。在創口週圍的肌肉遭受重創，皮膚龜裂，發紫發痛。只要觸碰到它就會火辣辣地痛起來。他緊緊地背上背包，拿出幾株細小的根莖。幾乎不能生吃，但是他需要卡路里。他把鱗莖分成幾小塊兒，嚼呀嚼呀然後把它吐出來，植物的纖維太難吞嚥了。他又再次分成幾小塊兒，拿了很小的一塊兒再嚼呀嚼呀生硬地吞下。他滿足地噴鼻息，甚至有一些精神失常。成為一個深空宇航員的想法在當時看來多麼荒謬，就像意識到邊界會自然吞噬那些靠近它的人。**我應該到木星、木星的那些衛星上去，就像其他人那樣，他想。**



艾莫斯上校在任何交流中都面不改色。如果湯姆或是隊裡的其他人講了個笑話，艾莫斯會勉強擠出一個笑容，嘴角上彎，作個表示。他自己從不開玩笑。艾莫斯遇到場面失控時，比如說大家大笑不止，或是爭個不停，或是離題太遠，他都會說「我們繼續吧」然後重整大家的情緒。「繼續什麼？」湯姆不該這樣問。「正方形。」艾莫斯上校不滿地說。當例會繼續進行，來到如何如何在軟件更新中處理複度向量時，湯姆仍想著正方形，想著能夠回到更簡單的時候。

他坐在小土堆上眺望著湖面，水平如鏡，映襯著天空的綠色。他想起上校的臉，當他們進入大氣層的時候，當電腦通知他們系統出故障，後背援助失效時。這是一種對警告的專注的表情。湯姆想知道這是不是上校最後的表情。湯姆在最後一刻會回溯到那個說不來話、眯著眼睛、哭哭啼啼的像是剛從子宮裡出來的新生兒。這次是他旅程的結束而不是開始。



現在湯姆的步伐變得短促了，有時會失去平衡。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跳躍或是蹲下。在他的側面身體有一部分僵直。有限的運動範圍意味著他對任何探索都要格外小心。不過自從受傷之後他也沒有心情繼續探索。事實上可以用錯亂來向別人形容自己的感覺，如果還有人可以跟他交談的話。但這裡沒有別人。至少沒有不會傷害他的人。

那個時候，他蹲在一片樹林裡面。在與另外一片相離較遠的樹林中，他聽見了像是腳步聲或者是鋪灑石頭的瑟瑟聲。他起身來到一片空地裡，那裡有一個正在發出砰

砰聲的機器，像是晒乾的玉米放在一壺油中。毫無警告地，他聽見什麼東西穿過空氣。這個突然而來的力量推他倒地，荊棘刺入了他的身體一側。現在他開始懷疑是不是誤解了一切，他的受傷到底是被刺傷還是被射傷的。



在月光的照耀下的一個晚上，他發現了一塊位於枯涸溪澗邊的岩石，白色的圓圈雕刻在上面。他在想這是不是那些射擊他的人的標誌，當然，如果真的有這麼做了的話。他盯著岩石看，之後四處看看，思考著他是否正被人監視著。接著他走開了，裝作他沒有發現這塊石頭的樣子，像是它毫無價值那樣。他還是一瘸一拐地跛行，創口尚未痊癒，走路的時候像是有沙袋繫在了他的一側臀部那麼重。也很痛，但因為許多部分都在一天不同的時候開始疼痛，他也很難分清它們。雨開始輕飄飄地下，雲層快速聚攏，籠罩天空。儘管稀疏的頭髮溼漉漉地耷在眼前，他也依然直視著前方的平原，想象著遠處的存在。他停下腳步，這一刻在他的內心中，空無一物。他想知道探索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，但沒有大聲問出來。是為了讀和寫，是為了器皿，這個問題，當被簡化時，卻可能包囊了一切，夢和記憶襲來，他要在這裡面尋找答案。



在長滿草的遼闊平原上，儘管他已經在這個方向行走了一個多星期了，遠處的山脈也沒有明顯地變大。食物快要耗盡，而他卻沒有發現其他可食用的植物。這裡的草，檢測儀顯示它富含營養，但他不知道應該如何攝入。在一次失敗的嘗試之後，他做到了將草用熱水煨軟做成羹，這樣就可以吞嚥和消化了。夜風呼嘯，協帶著一絲涼意，沒有木塊可以燃燒取暖，他望著黑夜直至入夢。他在一聲巨響中醒來。像是一隻大貓或是一頭熊發出來的聲音。接著到了早晨。他的皮膚開始起雞皮疙瘩，要離開的時候，他思考著腹中的食物。他也思考著艾莫斯上校和太空艙，像是在心中檢查它們是否仍然存在，以確保它們保持真實，或者說已經變得真實。他拿出一些草放入臨時的塑料碗。他按下工具的按鈕，把這些莖幹搗碎，加入少許水。混合物分解成糊狀物，像極了棕色和綠色的燕麥，他喫下了。嚐起來很苦，有葉綠素滲出的餘味。當他收拾好東西再次出發，他決定把這個稱作艾莫斯羹。



他朝向這個地方最近的一座山前進，將它命為艾莫斯山峰。地勢在上升時變得陡峭，他很長時間地望著山峰。他沒有想要攀登這座山。艾莫斯山峰高聳入雲，他想象著自己攀爬它的樣子。眼淚打溼了視線。失敗的必然淹沒了他。任務的失敗。生存的失敗。甚至是生命的失敗，他懷疑到。



在他身邊有小塊的漂礫和幾堆岩石，就像是墜毀地點的岩石那樣。這些是藍色的和黑色的。估計他沒有走過一千里也有幾百公里了。他在一堆岩石中穿梭，不為別的，只是想看看岩石滾落的樣子。他向後退，用盡全力把一塊石頭踢起來，石頭撞上漂礫，留下一條不對稱的刮痕。湯姆走過去撿起石頭來。他看看這個標記，接著抬頭看向艾莫斯山峰，在回頭看看他來時的路。**宇宙最好遵循一系列線性事件來探索的規律**，他想。他拿起岩石朝向漂礫，按在上面並拖動，劃出一個圓圈。這條細線與之前他發現的像極了。太陽藏在淺綠色的雲層中。一切都毫無生機。他發現的記號是他自己作下的嗎？剛才是他在劃出一個圓圈嗎？光線是否真的進入了他的雙眼，告訴他眼前的一切？或者他什麼也看不見，眼前只是一片幻影。



起先上山的道路不大陡峭。過了三個晚上，他的艾莫斯羹幾乎耗盡，他停下來眺望遠方，小腿和大腿留下數道刮痕，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樣通過岩架了。他更多地用胳膊支撐，把全身的重量都擔負在兩側的二頭肌上。百無聊賴時就畫圈圈。眺望使他能夠看清之前他穿過的遼闊平原。天空晴朗，可以看到幾百公里外的東西。他想這顆星球，它本身難道不也是一個圈嗎？在家裡面，他解決問題從來都不是難事。和卡德拉分手、新生考試的錯誤修正，從最開始它就錯誤地把他引向深空。對於所有的事情，解決方案都是唯一的。湯姆，是屬於忍受的男人，也將一直忍受下去。時間會整理好所有的情緒。他意識到這是他對數學、統計學、物理學、天文學感興趣的原因。它們都是需要大量專注力的學科，是為了忍耐、學習和貢獻的學科，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專注力。專注於長時間的事情，這樣世界就會改變，不需要任何額外的幫助。



他朝著艾莫斯山峰的頂部攀登。翻過最後一處傾斜的梯級就會來到山頂。他需要考慮下一個任務是什麼，給他的腦袋一個確定的目標。天色黯淡下來的時候，他正把自己拉入頂部，雙臂已經很疲憊了，他的腿也僵直了，雙眼睜開又閉上。他聽著夜晚、山巒的聲音，聽著這個星球輕微的哼鳴。墜毀的兩年來，他已經訓練出自己的耳朵，在雙眼閉上時，哪怕是最細微的聲音也要仔細聆聽。他的面前是在漸漸黑下去的太空中劃過的星星。這麼久過去了他依然好奇地盯著它們看。有些東西還沒有弄明白，他想。那鋪在他身後綿延無盡的土地啊，是他生命的路，是他磨難的路，卻被撕成碎片，無法辨認了。因此當他回頭望向它，視線所及之處是小鳥輕紗般的巢，是無盡的光。



有時在夜晚，他會像是在等待著什麼一樣凝視前方。或者他是在尋找著什麼？千絲萬縷的想法環繞在他身旁，很難分辨出它們什麼時候會靠岸、什麼時候會離港。其中的一些是平行展開的，但他也不清楚之前是不是也從同樣的想法中得出了同樣地結論。也許是吧。也許有很多次了把。他還有新的想法嗎？

有力的響聲在夜空中炸開。是一聲還是兩聲？無疑這是一種聲爆，意味著有什麼東西以聲音的速度衝進了大氣層。也許意味著，他不是在這個地方僅有的探索者了。他是探索這個星球的人中的一員。如果這還能夠被稱作是探索的話。他把手放在僵硬的身體側面，傷口已經癒合了。

他希望，或許，他的求救信號已送達，這是前來拯救他的聲音。他的任務最終還是成功了。他看見光線留痕，划向艾莫斯上校遇難的地方。他想知道是不是時間在自動地整理，這是他們的飛船，穿過大氣層。可能在很遠的地方，另一個他將要把他自己無助地拖出飛船。艾莫斯上校的脖子斷裂。這個星球是一個奇怪又冷漠的地方，另一個他可以用盡餘生去探索、去療傷、去思考、去觀察。

湯姆把頭低下睡覺，考慮著明天早上他會向著天空留痕的地方出發，因為天空展示出種種新的發展跡象，這使得他燃起一種與生俱來的衝動。事實上，他一直以來行動的目的變得清晰起來：調查並忍受調查的結果。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。唯有調查、唯有忍受，再調查、再忍受，調查、忍受。

御藥袋托托

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